

乔治忠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四卷 雍正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延道

纪事录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乔治忠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四卷

雍正朝

全书纪事上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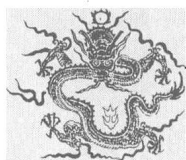
目次

清史纪事本末(雍正朝)



雍正帝嗣位	997
平定青海	1004
经营西藏	1012
西北用兵(上)	1020
西北用兵(下)	1028
同室操戈,清除异己(上)	1042

清史纪事本末(雍正朝)



矿业浮沉	1146
整顿钱法	1156
经理工商财税	1164
再理旗务	1173
调剂八旗生计	1184
推行教化	1192
纷呈祥瑞	1200
取缔“左道”,镇压“邪教”	1210
民变起伏	1220
曾静投书案(上)	1228
曾静投书案(下)	1233
屡兴文字狱	1241
兴复官方修史事业	1251
科举文教	1257
改土归流	1268
修订律例	1278
革新政制	1288
外交与海禁	1295
中俄交涉与签约	1305
限禁天主教	1314
贵州苗民起事	1322
雍正帝谈禅论佛	1333
雍正帝谋长寿与备后事	1342

雍正帝嗣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帝逝世，遗诏令皇四子胤禛嗣位。先是，康熙帝于本年十月染疾，以冬至将大祀于南郊，令皇四子胤禛代为行礼。至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垂危之际，召胤禛速至，随召众皇子诚亲王允祉、淳郡王允祐、多罗贝勒允禩、固山贝子允禔、敦郡王允禔、固山贝子允陶、皇十三子允祥、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清官书称其“隆准颀身，双耳丰垂，目光炯照，音吐宏亮……幼耽书史，博览弗倦”，且“每筹度事理、评鹭人材，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先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为多罗贝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和硕雍亲王。至此，受诏继嗣帝位。

是日戌刻，康熙帝病逝，胤禛以嗣位皇帝身份主持丧务。

十一月十四日

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谕称：朕哀痛之间，心绪纷乱，所有启奏诸事，除朕藩邸之事外，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也必经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以使诸事秩然不紊。奏事官员处亦令记档。至皇考时所有未完事件，何者可缓，何者应行？著大臣等查明具奏。是日，令速行文令西路军务大将军、十四阿哥允禔驰驿来京，军务专任川陕总督年羹尧。

十一月十六日

宣读康熙帝遗诏，颁行天下。因京师米价腾贵，是日下令修理各仓场，以妥善保管粮米。向来口外米谷不准运入口内，今亦特准口外米谷运入，并禁限烧锅造酒。

十一月二十日

正式举行即皇帝位礼仪。是日，各官齐集于朝，胤禛素服诣康熙帝梓宫前，跪上香，告受命于大行皇帝，行三跪九叩头礼。受命毕，至东偏殿换礼服，至皇太后宫行礼毕，于太和殿升宝座，鸣钟鼓，中和乐设而不作。王以下文武各官行朝贺礼，免



997

清史纪事本末
第四卷（雍正朝）

宣庆贺表。是日，颁发《大赦诏》，其略曰：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遽升龙驭，亲授神器，属于藐躬。朕皇考大行皇帝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寝处时依，恩勤倍笃。不幸中年神志昏愤，病类疯狂。皇考念宗社重任，付托为艰，不得已再行废斥。是以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内外诸大臣，朕方极资翊赞，以期始终保全，务宜竭尽公忠，恪守廉节，俾朕得以加恩故旧。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国纪，既负皇考简拔任用之恩，又负朕笃受大臣之谊。部院属吏、直省有司，亦宜实心任事，洁己奉公，不得推诿上官，自旷厥职。天下百姓，受皇考恩泽日久，蠲赈频施，劝惩备至。凡我百姓，各宜孝亲敬长，畏罪怀刑，以副朕仰法皇考如天好生之意。兹因诸王、贝勒、大臣、文武官员人等，佥谓天位不可久虚，宗社允宜蚤主，再三陈请。朕勉徇輿情，暂抑悲痛，于是月二十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又诏书中列有大赦恩款三十条，然后于十二月十二日谕刑部：“恩诏内赦罪一款，徒开恶人徼倖之门，于政治甚无裨益。朕即位之初，诸臣援例陈请，姑用允行，实则此等罪人，皆其自取，并非治之以不应得之罪也。”是日，列举康熙帝功德，令礼部议谥号，并议皇太后应上尊号。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奏颁雍正年号钱文式样。

十一月二十四日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康熙帝尊谥、庙号，请雍正帝亲定。得旨：朕思子臣尊崇君父之心，何有止极！然必须至允至当，方孚千秋定论。若少有溢美之词，不独失天下之至公，且开后人之僭越，是因臣子之愚忠愚孝，转将君父盛德大业之实行，涉于赞颂之虚文，朕心殊不安也。我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铄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但追崇大典攸关，理应佥谋共协，尔诸王大臣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详考旧章，从公确议。毋得依违，毋得附和，务期纪实，以垂万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等议奏康熙帝谥号、庙号，引经据典，提出



998

清史纪事本末

第四卷（雍正朝）



999

第四卷（雍正朝）

清史纪事本末

自始祖以下可称“群祖”，是“始祖以下皆可称祖”，拟康熙帝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曰“圣祖”。雍正帝甚为满意。

十一月二十九日

谕大学士等各具折密奏，一为荐举人才，二为政务利弊。其谕旨略曰：朕在藩邸，不与朝臣往来，所以内外大小官吏皆不能晰知。今荷皇考大行皇帝命承大统，临御之初，简用人材。尔等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古人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尔等果矢公忠，以人报国，或素日同僚共事，或同乡同年，或门生、亲戚、子弟，俱准保奏。勿避嫌疑，勿徇私援党，勿沽名市恩，勿轻听风闻，勿言过其实，有一于此，则上负皇考任用之恩，又负朕咨询之意矣。皇考遗命嘱朕笃爱懿亲，保全臣下，数十年来圣明之世，本不容有奸贪昭著之人。朕所需者人材，但当有举无劾，勿得修怨陷害。至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朕自即位以来，用人行政若有阙失，亦宜直言无隐。朕之谆切询问者，一则急欲得人以资治理，二则欲知朕行事之当否，三则观尔等所举之人及所奏之事，便可知尔等之居心制行矣。

十二月初一日

开释被圈禁的宗室觉罗人等。谕曰：“朕思皇考时问罪圈禁之人，原不应释放，祇以现遇恩赦，姑与宽宥。伊等当念身系宗室觉罗，须闭户家居，安分静守，慎毋怙过不悛，再罹重罪。”

十二月初二日

谕户部：“皇考御极六十余年，泽周兆姓，恩洽人心。凡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农工商贾皆得瞻仰天颜，亲承膏泽。今闻皇考宾天，民心倍深悲痛。朕念北路百姓，历年殫力，宜加恩恤，著将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雍正元年正项钱粮尽行蠲免。又陵寝一路，此时正当修道，亦宜加恤，著将大兴、三河二县，通、蓟、遵化三州雍正元年正项钱粮，亦尽行蠲免。尔部即遵谕行。”

十二月初三日、初四日

康熙帝灵柩安放景山寿皇殿。是日，封办理康熙帝梓宫事务之贝子允陶为郡王，赏给隆科多、马齐二人阿达哈哈番世职。并上皇太后“仁寿皇太后”徽号。



1000

清史纪事本末

第四卷（雍正朝）

十二月初六日

为清太祖、太宗、世祖及各帝后加谥。是日，又晋封各兄弟姐妹之母有差。

十二月十一日

封贝勒允禩为和硕廉亲王，十三阿哥允祥为和硕怡亲王，贝子允陶为多罗履郡王，二阿哥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

先是，康熙帝曾改历代帝王祀典，于康熙六十年四月提出：“朕意以为凡曾登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又提出明朝天下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崇祯帝不可与亡国之君同论，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明帝不必入崇祀之内。至此日，礼部议定：将原祀二十一位历代帝王，拟增加一百四十三位，将原从祀功臣三十九人，拟新增四十人，俱开列名单奏上。得旨：依议速行。

十二月十二日

再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取《古今图书集成》润色增删。是日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陈奏。……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

是日，礼部遵旨议奏，雍正帝钦准，于雍正元年特开科举恩科，拟于四月乡试，九月会试，十月殿试。其雍正元年乡试及二年会试正科，均于雍正二年举行，拟于二月乡试，八月会试，九月殿试。是雍正元年、二年均举行乡试、会试。

是日，理藩院遵旨在康熙帝梓宫前，向曾在军前效力的蒙古王、台吉等，赏赐康熙帝御用物件，并宣布上谕以资勉励。

十二月十七日

令议政大臣等议处侍郎渣克旦。先是，敕允禩等从军前回京，渣克旦未在列名随从之内，而其亦随之回京。于是降旨查问渣克旦违旨来京原由。寻议处以革职枷责等罪。得旨：渣克旦理应治罪，但系皇考简用，官至侍郎。此数年军务，伊亦效

力。著革职留任，并带伊世职，令其自备资力，速回军前效力赎罪行走。

十二月十九日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纂修圣祖实录，从之。

是日，礼部等衙门议奏明年正月元正，皇上即使不升殿受贺，而群臣进表之礼断不可缺。请于元旦日准诸王百官向皇太后、皇上恭进表文。

十二月二十日

先是，宗人府奏称亲王、阿哥应避讳改名上一字。雍正帝称名讳均圣祖钦定，不忍令之更改，礼部应奏请皇太后裁定。至是，诸王、阿哥名上一字改为“允”字。

十二月二十四日

定议修圣祖实录，大学士马齐为监修总裁，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嵩祝、白潢、吏部尚书张鹏翮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张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兵部侍郎励廷仪、阿克敦、内阁学士额黑纳、登德为副总裁官。

十二月二十六日

御史莽鹄立遵旨绘康熙帝御容毕，捧进于养心殿。命俟梓宫发引后，敬谨供奉于寿皇殿。

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日

颁雍正元年时宪历。

是日，颁发训谕直省总督以下等官上谕十一道。其谕总督略曰：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但统辖辽远，职务殷繁，较巡抚之所属更大，是在遴选属僚之贤能者，委任得宜，则振纲饬纪，可无废弛之虞，而以人报国，亦得大臣之体。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朕视天下如一家，视臣邻如一体，尔等亦宜深体此意，以一家之心视两省，以一体之心视属吏。朕观古之纯臣，载在史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实至而名亦归之，故曰名者实之华也。今之居官者，钩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尔督臣膺兹简畀，固宜笃矢忠



1001

第四卷（雍正朝）

清史纪事本末



诚，尤当戒谕属员，痛改陋习。更有仕宦之初，颇著廉名，及身跻大位，则顿易其操者，古人谓之巧宦，其心事岂可问乎？且职居制阃，亦非徒以清操自善也。若但谨身节用，而遇地方大事一筹莫展，虽免贪冒之名，究鲜屏翰之实，国家又何所倚毗耶？尔督臣皆皇考简用之大臣，朕嗣绍丕基，一切遵循成法，惟冀尔等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忠而不持偏见，故谆谆告诫。并两司、道、府、州、县各有谕旨，尔等亦宜细心体察，与尔属吏共励官箴，交相儆惕，朕自优加恩礼，始终保全。若尔等恣意徇私，不能竭忠尽职，则深负皇考简用之恩，其罪甚大。国法森严，朕虽欲宽贷尔等，不可得矣。

谕巡抚略曰：今之巡抚，即古者保釐夹辅之臣也。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于巡抚，苟非正己率属，振飭励精，则一切政刑钱谷，必致隳堕，拊循保障之功何赖乎？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惟上官偏私好谀，属僚善于逢迎者即推为才能。及至计典黜陟，并遇选择保题之缺，或先纳贿赂，或责报异时，始为之荐引。亦有寄耳目于监司等官，听毁誉于幕宾僚友之口，以致举劾不公，潜滋奔竞。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盖因巡抚之费用皆取给于藩司。或以柔和交好，互相侵挪；或先钩致藩司短长，继以威制勒索。及事发难掩，惟思加派补库，辗转累民，负国营私，莫此为甚。朕所谕者，有则悔悟速改，无则省躬加勉。若不念皇考简畀之隆，致貽地方黎庶之害，负恩旷职，自取罪戾，朕又安能废法以宥尔乎！

谕督学略曰：督学一官，尤人伦风化所系，尔等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实行、文风，两所当并重，若徒事文华而不敦崇实行，犹未为尽职也。勿私纳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轻视武途，勿滥取祠荫，勿矫激沽名，勿昏庸废事，勿卑污贬节，勿骄暴陵人。胥吏必谨关防，幕客尤宜选择。如此则内外交讪，本末兼修，上不负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见闻。若罔顾声名，廉隅不饬，国有常宪，罚必随之。

谕提督略曰：统率全省将士，俾黎庶诚和，疆圉宁谧，提督之任綦重矣。夫储粮裕饷，所以足兵食、壮干城，非为饱一人之私橐也。乃虚名冒饷，侵渔扣克，视为故常，以致朝廷恤兵养士之典，止供将士肥家之计。居心多欲，自难弹压下僚，驭众寡恩，何以振兴士气？尔当一秉虚公，和衷办事。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各有谕旨，尔亦应详细体察，同心协力，共相策励，靖共尔位，永奠封疆。

谕布政司略曰：夫官至监司，敝历有年，当服官之初，廉洁自守，渐登高位，顿改初心。更有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俗相沿，谓之名实兼收，其罔上行私为尤甚。孔子谓事君勿欺，宁不闻乎！赋役会计，皆尔专司，调剂均平，乃为称职。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剥剥何堪！朕深悉弊端，所以反复谆切言之，冀尔等悔且改也。若营私黷货，旷职累民，尔既负皇考之深恩，朕又安能弛国



家之令典？三尺莫道，尔其慎之。

谕知府略曰：朕缙承大统，夙夜祗惧，惟恐有负皇考付托之重，深冀尔等各体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纳贿，不能率属爱民，貽害地方，蔑视宪典，三尺具在，朕不能为尔等宽也。

谕知州、知县略曰：朕惟国家首重吏治，尔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贪婪，或朘削肥家，或滥刑逞虐，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谄媚上司以贪位，或任纵胥吏以扰民，或徇私逞欲以上亏国帑，王章具在，岂尔贷欤？今州县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夫欲清亏空之源，莫如节俭正直。节俭则用无不足，正直则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饱上官之贪，冒不测之罪，以快一时之奢侈，岂砥砺廉隅，为民父母之道乎？尔州县等官，其恪共乃职，勿貽罪戾，毋谓地远官卑，朕不及察其贤否也。

其他如谕按察司、谕各级武官，亦皆以王法相戒，并指出其职任中种种罪愆情形。

评论：雍正帝嗣位原由，当时即传闻百出，其有偷改遗诏之说，绘声绘色；有鸩死皇父之疑，骇人听闻。而野史丛脞，难以据信，政敌造作，更属无稽。然以壮岁久居藩邸，社会弊端历历在目，即位之初，早有锐意改革成见。为行其志，先固其位，故居丧敬慎有余，每过礼制，尊康熙帝以“圣祖”庙号，加谥太祖以下三朝帝后，处处表白守祖宗成法、循皇考之道。免京师佐近州县钱粮以收民心，加设恩科以笼络士子，赏赐蒙古而怀柔外藩，被圈禁宗室一概释放，新旧权臣一体优遇，加封各兄弟姐妹之母，更晋封允禩等为亲王，委以总理事务重任，俨然一副谦和宽厚姿态，收稳住局面之效。迨至发遣陈梦雷于边外，小露打击异己杀机；惩处渣克旦擅回京师之过，稍试皇帝无上强权。雍正元年元旦，忽下十一道长篇谕旨，训导各级官员，指明官场中种种罪愆机巧，威慑以王章国法，此实为旷古未见之举。政治斗争及政务改革，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平定青海

雍正元年(1723)正月

本月十二日,雍正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等:“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作何加封施恩之处,察明议叙具奏。”

二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复加封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事,决定给亲王罗布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郡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晋封为亲王,其他贝勒、贝子、公等等,各有晋封赏赐。

六月十五日

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反叛。先是于明朝末年,和硕特首领顾实汗率部徙据青海,继而攻入西藏,并掌握其地方政权,扶持黄教,顺治十年(1653),受清廷封号。后准噶尔部兴起,攻杀驱逐顾实汗后裔,康熙帝亲征朔漠,击败准部,顾实汗子孙归附,受封于青海。罗布藏丹津为顾实汗之孙,曾于康熙六十年随清军击败占据西藏的准噶尔部,乃向为清廷属下之藩部,且受封为亲王。至是,欲自占青海、西藏,暗约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为援,以恢复先人旧业为名,命所属各称旧号,不得再称清廷封号,而自称“达赖浑台吉”。并欲胁迫各部首领奉己为“鄂尔齐汗”,脱离清朝统辖。青海郡王额尔得尼等部不从其叛,罗布藏丹津举兵攻之,交战四次。额尔得尼属下人或阵亡,或逃散,额尔得尼率妻子投于清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处请援。是日,延信将此情奏报朝廷。

六月十六日

署抚远大将军延信再奏报:青海公噶尔丹达锡亦被罗布藏丹津攻败来投,与额尔得尼一处安置。

七月

初二日,雍正帝谕令驻西宁办青海事务、兵部左侍郎常寿悉心筹画,或亲往罗布藏丹津处,或派贤能官员、喇嘛前往,劝阻其用兵,使之和解。



1004

清史纪事本末

第四卷 (雍正朝)



十二日，雍正帝谕令延信移书额尔得尼等予以抚慰。书称：“钦奉谕旨，青海台吉皆系顾实汗之嫡孙，今罗布藏丹津无故称兵，以王等不入其党，自相侵害。朕仰体皇考眷念顾实汗子孙之意，其罪未明，尚不忍即加征讨，已遣常寿往问罗布藏丹津所行情事。若罗布藏丹津知罪悔过，朕当定其是非，和解尔众，仍令尔兄弟照旧居住青海。如果罗布藏丹津不遵朕旨，侵犯边塞，岂可不遣兵征剿？今王之属下人等尽被抢掠，穷困投至甘州，朕闻之不胜惻然，特遣郎中通智，办给王、公并属下人等廩饩牲畜，令从丰厚，王等在彼安居，不须忧虑，朕断不使尔等稍有拮据也。”又指示将书信、谕旨译为蒙古文发往。

八月

本月二十三日，前往青海兵部左侍郎常寿奏折上达，折称：臣于七月二十二日抵罗布藏丹津游牧之沙拉图地方，宣朝廷谕旨，令伊等兄弟罢兵和睦。而罗布藏丹津诉称察罕丹津与额尔得尼对其捏言谗害，必欲与决胜负。察其情形，势难和好。常寿并查明罗布藏丹津自称“达赖混台吉”，令所属各称旧时名号情形，约计其兵力不过一万二三千名，意欲独占青海，划地称汗等等。雍正帝此时正在为康熙帝送葬途中，驻跸蓟州梁家庄，阅折后认为此事甚大，令随行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详议，并发往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详议具奏。

二十七日，清廷决计出兵征讨罗布藏丹津。是日，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罗布藏丹津久怀异志，纠众盟誓。皇上念伊祖顾实汗恭谨效顺，不即加罪，特遣侍郎常寿谕以利害，前往和解。罗布藏丹津并不听常寿之言，欲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交战，又冀望汗名号，又私称伊为‘达赖混台吉’，殊属背逆。现今伊欲往察罕丹津处争战，应调遣西宁之兵，俟罗布藏丹津渡黄河时于渡口邀截其后。至松潘兵丁，请令提督岳钟琪带领前往，就近应援，以张声势。其西路军务，应行文年羹尧详加定议办理。”雍正帝同意此奏。是日，常寿又报来前方军情，察罕丹津难以拒敌，率妻子、属人退入边内。

九月

十三日，雍正帝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整备西宁、松潘、甘州等处军兵，剿灭罗布藏丹津，不得迟延日久，以免敌人蓄养气力。时罗布藏丹津已渡过黄河，清廷担心其勾结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攻夺西藏，故须预先筹画。

三十日，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官兵六千余名，自成都进驻松潘，待机进剿罗布藏丹津。

十月

川陕总督年羹尧遵旨于九月二十日率兵出征，十月初抵达西宁。初二日，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改授延信为平逆将军。向年羹尧颁发敕书云：“罗布藏丹津宜仰体宠眷，效法祖父，敬奉法纪。乃妄逞强梁，弟兄骨肉自相仇敌……显负朕恩，悖逆天常，扰害生灵，诛戮不可少缓。故加天讨，遣发大兵声伐罗布藏丹津。朕欲拯救西域生灵，大张天威，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一切事宜，尔与苏丹、岳钟琪、常寿等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尔酌量调遣各路大兵，将罗布藏丹津歼剿廓清，安靖边圉，斯称委任。尔务宜殚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故敕。”

初八日，封川陕总督年羹尧为二等公，给四川提督岳钟琪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十六日，年羹尧从西安抽调鸟枪骁骑四百名、前锋一百名，由副都统伊礼布率领速赴西宁备战。奏请任前锋统领苏丹、四川提督岳钟琪为用兵参赞大臣。

是月，年羹尧部署兵将，令总兵官周瑛等率兵镇守巴塘、里口、黄胜关，扼住敌军入西藏之路；调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衲率兵进占噶斯口一路，截敌人通准噶尔之路；并加强布隆吉尔等地兵力，以防敌兵内犯。其意欲围困罗布藏丹津，使之无处逃逸，一举聚歼。

本月十九日，叛军攻镇海堡，次日围困镇海堡。都统武格、参将宋可进先后率兵前往援救，二十五日，激战于堡前山地，叛军败逃。

十一月初二日

年羹尧奏报军情：罗布藏丹津率兵四五百人进攻西宁南川口，因守兵人少，叛军冲入。守兵据申中堡拒战，时宋可进等率兵援救，内外夹击，击退叛军。叛军败退时，杀死老弱、儿童甚多。因清军驻甘州人少力弱，年羹尧奏请调蒙古喀尔喀厄尔得尼王各扎萨克兵三千前往甘州驻防。清廷认为喀尔喀不宜调遣，改派鄂尔多斯兵五千、大同镇兵一千前往甘州。

本月初，又战于北川、新城附近山地，斩叛军数百人，俘叛军厄尔布部首领鲁木受等二人、谢尔苏部首领坎柱等六人，俱申明斩杀。清军守备王福晋、把总陈昌及兵丁二十余人阵亡。年羹尧将战况于十一月初十日奏报朝廷，得旨嘉奖。

十一月十一日

年羹尧折奏：“西宁北川上北塔、下北塔二处蒙古、回子占地数百里，丁众粮裕，



1006

清史纪事本末

第四卷（雍正朝）



素怀异志。臣令千总马忠孝前往下北塔，将所有三十村庄回目锡拉墨尔根等俱已招抚。马忠孝等又带领兵一千名往剿上北塔贼众，擒获头目阿布多吴园厄尔克喀等，即行正法。其余回人俱已招抚。”

十一月十七日

叛军厄鲁特部在新城堡等处反复袭击，清军守备李国强等阵亡，兵民俱被掳掠。经西宁总兵黄喜林率兵往征，杀敌五百余，擒敌头目七名。因天气寒冷，清军随即撤回西宁。是日，年羹尧将此情奏报清廷。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准年羹尧条奏进剿青海事宜。第一，从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巴尔库尔、吐鲁番等处驻军中，选取一万九千人，令提督岳钟琪等分领，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进剿；第二，安排兵力二千五百人防守西宁各边口，布隆吉尔留守兵千名，永昌、甘州、巴塘、里塘各留守五百名，令松潘镇将领率兵一千五百出松潘口，在黄胜关驻兵，令云南提督郝玉麟率兵二千驻于义木多，加强防守；第三，购买马驼，原在陕西已购马一千匹，甚不敷用，需再归化、张家口等地采买马三千匹，在巴尔库尔、甘、凉、肃州买驼三千五百；第四，贮备军粮六万石；第五，以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一驼按一百八十觔计，于明年正月解送至西宁。清廷议定将马匹再增一千，火药加倍，余皆如所请。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先是，罗布藏丹津曾派人往准噶尔，约共同起兵。准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不许。是日，准噶尔部使臣至京朝见，雍正帝召见，谕曰：“尔台吉于圣祖皇考时，有获罪之处，亦有效力之处。尔台吉今悔过引罪，朕甚嘉之。”

十二月十三日

年羹尧奏称将有叛军首领来投，其罪昭著者虽势穷来降，亦不得姑容，其到日即行正法。

十二月二十八日

岳钟琪剿灭南川口、归德堡一带顽固叛军，是日，战况奏报至京。